

美国单边主义与伊朗核危机

■观察记者 储昭根

朝鲜10月9日地下核试验后，国际社会一片哗然，谴责之声不绝于耳。而目前正处在伊核僵局中的伊朗肯定会紧盯着国际社会如何对付朝鲜。假如国际社会成功迫使朝鲜弃核，那就意味着为今后树立起了一个样板，对伊朗也会产生警示作用；如果对朝鲜制造核武器网开一面，则预示美国对伊朗核武器工程迟早也会开放绿灯。可能也会进一步地跟进。那么这将意味着整个国际社会的防扩散体制将面临被最后一击而濒临彻底崩溃的危险。

朝核、伊核的同与不同

朝鲜与伊朗发展的核武器的相同之处在于，首先朝鲜和伊朗都想成为大国，而加入核俱乐部是大国的重要标志。朝鲜身边大国林立，拥有核武器是为了使自己不被轻视；而伊朗则是想几千年古国文明以及波斯帝国的再度荣耀。其次，

伊朗与朝鲜都感受到美国的压制与威胁，拥有核武器是其政权生存的安全保障。在美国的词典里，无论是“无赖”国家、“邪恶轴心”，还是“暴政前沿”，其中都少不了朝鲜和伊朗。以核问题向美国叫板，是他们共同的手段与方法。

但朝鲜与伊朗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不同的。美国已占领了伊朗周边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伊朗始终面临着围城之困。朝鲜则根本不同，他周边是中国、俄国这样的友好邻邦和韩国这个“自家兄弟”。而且韩国、中国和俄罗斯均坚决反对武力解决朝核问题，使朝鲜多少有点有恃无恐。并且朝核问题存在着成熟的六方会谈多边机制。

朝鲜从一开始目标就是要发展用于军事的核武器，而伊朗则只是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朝鲜甚至得到美国、日本等资助的重油及轻水反应堆的建设，这也是伊朗根本享受不到的“红利”，估

(上接25页)源日益紧缺而能源需求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发展民用核能毫无疑问是一个明智选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剥夺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但同样也要看到，核能和平利用又有可能被转用于发展核武能力。的确存在部分无核国家怀有核武野心，借核能和平利用的幌子打着获取核武能力的主意。第一海湾战争之后的伊拉克被证明如此，2003年12月利比亚“供认”有此打算。目前也有一些怀有核野心国家核能和平利用“已经”、“正在”或者“可能”被转用于发展核武能力，造成扩散隐患。和平利用核能有可能被用于发展核武器，这是部分有核国家的担忧；发展民用核能的部分国家则担心，个别有核国家可能以防扩散的名义损害他国的主权和独立。两年前被推翻的萨达姆政权至少在核扩散问题上被证实是“无辜的”，美国在以反恐、防扩散的名义“铲除异己”。

不管是因为防扩散、核裁军，还是和平利用核能，相关国家似乎都有充分理由颠覆防扩散机制。但问题是，防扩散机制崩溃之后相关国家的日子是否比以前更好过，有了核武器是否就能促进安全？同样，某些国家在推动防扩散时过度强调施压、制裁是否就能有效解决扩散威胁？

毫无疑问，加强而非摧毁现存防扩散机制是在这个不够完美的现实世界实现各国相对安全的唯一可行的“次优选择”。为此，世界各国应该本着妥协精神重新检讨36年前它们的承诺，在防扩散、核裁军和平利用核能之间寻找一个双赢的支点，真正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对有核国家特别是某些有核国家来说，它们需要认真履行已达成的削减核武器条约，以可核查、不可逆的方式进一步削减核武库；真正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重建国际社会对军控、防

扩散和裁军机制的信心，避免双重或多重防扩散标准，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防止核扩散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唯此，防扩散的义务才可能得到遵守和尊重。对无核国家而言，和平利用核能必须认可并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机制，接受并配合极为严格的核查，防止民用核材料被浓缩或分离成为可以制造核武器的铀或者钚，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所有的核活动，确保核能利用是“和平的”，唯此，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才能得到尊重和维护。

防扩散问题上的美国单边主义

自小布什上台来，美国单边主义严重。而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的单边主义尤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带头破坏防扩散体制。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无核成员国承诺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获取核武器或者其他核爆炸装置，同时取得和平利用核能以及获得有核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协助和技术合作的权利；有核国家则承诺诚恳地尽早地停止核军备竞赛，并最终实现全面彻底的核裁军。而且所有成员国都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安全保障协议”，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一视同仁的监督。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发起国

事实上，伊核的僵局和朝核的对垒昭示了当前防扩散面临的窘境，而两个防扩散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将成为未来防扩散的“蓝本”。当事各方如果不够审慎和克制，防扩散将重归“丛林法则”，而那将是一个“双输”的结局。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军备控制和不扩散研究中心副主任) ■

和缔约国,美国至今不肯签署规定签署国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安全保障协议”;美国自己不断更新核武库,却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国,自己不愿率先削减其庞大的核武库,而且美国目前正在考虑修改国家核战略,发展低当量核武,不断研制进一步小型化、实战化核武器,以便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这就是说,是美国在带头搞核军备竞赛。

有核国家尤其是某些超强有核国家承担这些裁军义务,是无核国家履行防核扩散承诺的前提。然而,超强有核国家的美国,在强调其他国家防核扩散义务的同时,却并不准备承担这些该尽的义务:美国让已获全世界161个国家的核准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冻结”在参议院,2001年11月,美国官员拒绝参加联合国禁止核试验大会,再次拒不批准禁止核试验条约,让条约的生效遥遥无期;为研发、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扫清障碍,2001年12月13日布什宣布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虽然2002年5月24日美俄通过谈判缔结了《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又称《莫斯科条约》),但没有了《反导条约》对战略防御能力的约束,美俄之间已经不可能继续具有实质意义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事实上,在美国废止《反导条约》后,俄罗斯也

不再遵守1993年1月美俄总统在莫斯科签订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START II)的约束。所以说美国在履行核裁军义务问题上举步不前,甚至倒退。至此,被国际社会视为国际防扩散机制四大支柱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反导条约》以及美苏(俄)达成的几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其

它几乎被美国的单边主义破坏得荡然无存。

二、以武力威胁别的国家不扩散核武器。美国在新世纪要继续维持其在全球的霸权,就必须维护核不扩散体制的完整性。否则,一旦核不扩散体制崩溃,中、小国家纷起效尤,就会出现为数不少的核武器国家,可以同美国叫板,在本国邻近区域有效地抵销美国的影响力,美国的霸权就成“明日黄花”了。所以防止核扩散始终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但问题是,防止核扩散的机制有时成为超级大国及霸权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甚至成为



10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准备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也希望朝鲜能够重返六方会谈。 mul timedia database

使他国,政权更迭和促进地缘安全利益的工具。2002年1月美国列出了可能进行核打击的“黑名单”,这个核计划将七个国家、三种情况列为可能运用核武器的目标。“911”事件后,美国人开始考虑改变其“战略威慑”型的核战略。随后,布什总统2002年1月30日,布什在“9·11”后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三个国家认作“邪恶轴心”,提

出进行“政权更迭”。布什政府的这种防扩散思想在伊拉克付诸实践,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战争后被推翻。然而,布什政府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宣称萨达姆同“基地”组织来往很深的说法都查无实据。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后,二十万美军把伊拉克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见,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过是美国发动战争的一个“莫须有”的借口罢了。因此,“核查”、以及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有时均成了美国信手拈来、随意操纵的工具,或者成为其推行单边主义的合法图章。

三、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的多重标准。对于1998年5月印度的核试验,经过短暂争议后被认可。美国2005年7月通过与印度签订民用核合作协议,美众议院今年7月26日更是以压倒性多数初步批准了该协议,事实承认了印度的核国家地位;对于巴基斯坦,美国似乎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要有反恐需求,美国就会将巴基斯坦列为“非北约盟国”,给予数十亿美元援助,既不再在乎巴基斯坦核试爆后对核不扩散体系的冲击,也不再对通过政变上台的巴基斯坦现政府的“合法性”问题耿耿于怀,更不会去追究巴基斯坦原子弹之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及同伙扩散核武器技术的法律责任;而对于以色列,美国在安理会为它使用几十次否决权,连个“核问题”都不存在;而对于伊朗,则要坚决除之而后快。美国为伊朗、朝鲜等国家贴上“邪恶轴心”的标签,不允许它们拥有核技术,另一方面美国又拒绝了中东无核化的建议,对自己的盟友以色列发展核技术却采取默许的态度,这种多重标准严重削弱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公信力,增加了伊核问题的解决难度。所以说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从而从根本上



上挑战了国际防扩散体制的基础。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才是伊朗核问题的始作俑者。20世纪50年代末伊朗就得到美国的帮助,开始研制核武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援助被切断,接着就是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1993年开始,伊朗才慢慢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发展核技术。美国2003年以后则一再指责伊朗以和平开发原子能为掩护,秘密研制核武器。伊朗则坚持其核计划只是为了和平目的,坚决否认美国的指责。美国以“伊朗研发核武器威胁美国安全”为由,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之一,不时举起制裁或军事打击的大棒吓唬一下。美国对伊朗的敌意加剧了伊核危机。

总的说来,一方面美国自己在履行核裁军义务问题上举步不前,甚至倒退;另一方面美国不时以武力威胁别国,要求无核国家不扩散核武器。一方面美国拒绝了中东无核化的建议,对自己的盟友以色列发展核技术采取支持、纵容的态度,对待不同采取不同的标准;另一方面美国甚至想剥夺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或者是附加种种苛刻条件。因此,正是美国的单边主义才导致了美伊互不信任及相互的敌意,这才是伊核问题的真正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伊核问题的根本就是维护伊朗的合法权

益及伊朗的安全关切。

平行核查是解决伊核问题的关键

美国的单边主义才导致了伊核危机,但伊朗本身也有着发展核武器的内在动力。首先,伊朗不愿意放弃核活动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据伊朗大学生民间调查中心2006年2月初的调查显示,85%的伊朗民众支持发展核计划。8月号的美《读者文摘》刊登的一项调查显示,27%的伊朗人支持发展核武器用于自卫,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说,经济困难不应妨碍伊朗实施核计划。其次,伊朗原本在中东就是实力不菲的地区大国,如拥有核武器,那就更是举足轻重。大国梦也是一个中等国家的永恒的追求,更何况伊朗有着几千年古国文明及波斯帝国的荣耀!最后,伊朗把坚持拥有自主发展核技术的能力视为政权生存的安全保障。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已占领了周边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伊朗始终面临着围城之困。并且美国将伊朗视为“无赖”国家,甚至通过国会立法大力资助伊反对派以图改变伊朗政权。伊朗则从两伊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得出了深刻教训,深感自己安全环境之险恶。面对美国的极端敌视,伊朗更加认定掌握能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技术才是自保的最可靠手段。所以伊朗

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来秘密发展核武器,企图恢复昔日的荣光也便不难理解了。至于伊朗何时发展核武器,何时拥有核武器只是个时机的问题。美国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因此要解决伊核问题,观察记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

首先,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权利。伊朗领导人一再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一再强调自己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并坚持认为核问题应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内解决。没

错,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规定,缔约国享有不受歧视地为和平目的开发、研究、生产和利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和平核设施应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保障之下。

其次,伊朗也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决议是当今世界国际法及国际规制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来源。1958年,也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后的第二年,伊朗随即加入了该机构。伊朗政府又于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诞生的当年签署并于1970年正式通过了该条约。2003年12月18日,伊朗再次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附加议定书。因此,伊朗拒绝停止浓缩铀活动不仅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失信于整个国际社会,同时也违反了国际法。

更为严重的是,伊朗的行为与国际社会的核不扩散潮流相违背。核扩散问题是关乎全人类共同利益,它关乎人类的未来及生存安全,是人类避免核恐怖威胁的根本举措。这也是中国、欧盟及俄罗斯乃至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等均一致关切伊核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国、欧盟、俄罗斯与美国在这方面是有共同立场。

最后,平行核查是解决伊核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真正拥有核打击能力。联合国监核会前主席汉斯·布利克斯曾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以色列“估计”已经拥有200件核武器。东盟秘书长穆萨8月2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此批评说,“有关国家在核问题上对某一方采取强硬立场,对另一方却视而不见”。美国在中东核问题执行上刻意制造顾及了一方的愿望而无视另一方的诉求的“不平衡”,所以说正是美国的单边主义才使得伊朗核问题雪上加霜。相反,如果美国能尽快从中东撤军,肯定能减轻伊朗等的安全关切;如果对伊朗和以色列进行平行核查,那一定减轻伊朗对美国的敌意;建立“中东无核区”才是稳妥或者说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核扩散的难题。说到底,就是美国放弃在防扩散问题上的单边主义才有可能真正解决伊核僵局。因此,解决伊核问题的出路是平行核查、美国撤军和“中东无核区”的建立。而所有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直接地对话、协商与妥协。 ■



一辆朝鲜贸易车从中国丹东出境。newaphoto